

苏志：蛹对茧所做的挣扎以及蝉蜕

文/图 陈昌云 杨斌



当苏志告诉笔者，带他入门卷烟机修理的师傅是张昆华时，笔者觉得和他的熟悉度瞬间由零上升到八九十，结果，“张昆华”成为这次两个陌生人之间热烈交流的介质。

这当然不仅仅因为张昆华在昆明卷烟厂，乃至云南中烟红河集团大名鼎鼎，还因为近10年来，笔者多次采访过张昆华，与这位厚道、直率又寡言少语的烟草制造业典范十分稔熟，就在不久前的4月26日，笔者还在昆明滇池畔邂逅张昆华，当时他受邀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之一，准备再次与2015年云南省评选出的69位全国劳动模范一起进京，参加党中央、国务院的隆重表彰活动。

张昆华的“德”与“艺”，素来是苏志景仰的某种人生标高，他对师傅那叫一个赞叹有加。

“1987年至1990年，我在昆烟技校读书，毕业后就进入昆烟工作，操作卷烟机，干了5年。”

苏志的父母也是昆烟的职工，苏志在当时，或许就是寻找一个就业的“饭碗”，但随着企业的发展，自己的成长，苏志脚下的这个岗位其实早已超出了“谋生”的意义——即使还是“谋生”，也是去考虑企业命运的“谋生”，而绝非小我的自身进退——因此，他积极克服自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如同蚕蛹一样，在厚重的蚕茧里拼命挣扎蜕变。

“操作普罗托斯75型卷烟机5年后，记得是1995年，我转岗卷烟机修理，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跟着张昆华师傅学习。”

其实，这只是苏志作为一个技校生开始向高级技师那个云端平台漫长的天梯攀登的第一步，当然，此时的苏志尚没有这样的鸿鹄之志。

有其师必有其徒。

二

如同张昆华一样，借助云南中烟红河集团搭建的技术比武平台，2005年以来的10年里，苏志一步一脚印，一脚一泥泞，斩将夺旗并伴随攻城拔寨，先后在昆明卷烟厂烟

机设备维修技能竞赛，取得第三名；在集团举办的烟机维修竞赛中，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荣获“技术能手”称号；到上海参加了卷制设备高级技师培训学习，并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卷制设备高级技师鉴定考核，成为昆明烟第三位卷制设备高级技师；2014年，获得云南中烟第十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六届烟机设备修理职业技能竞赛PROTOS70组竞赛第一名。

因为这些技术荣誉垫底，2015年，最终他斩获了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看得出来，这项殊荣之所以有，主要是靠他卓越的技术技能“挣”来的。

在苏志这些技术打擂过程中，2005年他被推荐参加昆明卷烟厂烟机设备维修技能竞赛，取得第三名具有极大的奠基意义，这次比赛和得到的名次给了他攀登技能天梯并臻至云端的信心，更给了他一个周览技术世界，清醒认识自己的机会和角度，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真正理解张昆华曾经的不易，得出了“我师傅张昆华的修理技术最强”的结论。

师傅的目标有了，就在云端，怎么办？“张昆华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这句话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苏志始终没有说出来，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可以找到这个意思的别样表达。

夜里静寂的书桌台灯下，从一缕缕缓缓

蒸腾的茗香雾汽中仔细纺绩苏志的技术进步，会发现其进步总是悄悄地用时间去跳跃，在空间顽强地拓展——

从2005年的昆明烟机设备维修技能竞赛第三名，到2009年集团举办的烟机维修竞赛中，获得第一名，苏志用了5年，但应该特别关注的是，此时的竞赛空间扩大了，换言之，他是在中国目前体量最大的烟草集团层面上取得这个成绩，凭常识就知道，那得“灭”了多少和他技术不相上下的同事？

2012年，同样层级同样内容的比赛中，苏志退居亚军，但这只是一个技术先锋正常的盈缩，因为竞赛关乎的因素极多，除了最重要的技术外，还有诸如临场发挥、赛场心情等无形的因素。

苏志的跨越式腾飞发生在2013年和2014年之间。

2013年，他通过资格认定到上海参加了卷制设备高级技师培训学习，通过了卷制设备高级技师鉴定考核，成为昆明烟第三位卷制设备高级技师；2014年，他获得云南中烟第十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六届烟机设备修理职业技能竞赛PROTOS70组竞赛第一名。

倘若加上2015年获得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光，等于苏志从2013年到2015年之间，年年都有新台阶拾级而上。进步的时间是以每365天为单位，而进

步的空间则从集团层面臻于云南全省。

三

苏志操作过5年、后来20年所维修的卷烟机是德国人制造的。

德国人设计、制造的卷烟机当然不是简单的由若干零配件有序组成的死机器，它有自己的性格乃至灵魂，但明白这个道理，苏志是在技术工人的人生路径上反复了几个来回才弄清楚的。

干了几年维修后，他慢慢认识到，这些机器不是一个仅仅具备技校生“学力”的人可以应付裕如的。

比如，对检修工人来说，第一步，你得知道机器哪儿“有病”？其次，你得知道，需要什么“药”来“治”？再其次，你得知道，怎样“用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形象化地用“手”来比喻，用“脑”作为符号形容人的理论思维，他说：“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这段话说出了理论思维的极端重要性。

的确，这里恩格斯想说的是，制造蒸汽机的技术或许不高，但问题是依据什么原理、理由、路径、参数等技术理论来制造，一片混沌之前，再多的手，再有力得手，毫无用处。

其实，只要尊重事实和逻辑，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或者每个组织（企业、单位、团体）的成长，实质就是自我否定后，又在新的层次上获得肯定的过程，这也就是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生成路径。

到了“合题”阶段，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工人，苏志也不能免于这个“俗套”。

与早年的偏重实操的技术竞赛不同的是，集团领导感到，企业职工仅仅有应付岗位所需的实操技术远远不够，还需要理论的素养和由此而涵育出来的心胸、器量。

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更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而作为个体的技术工人，若没有理论思维，也不会使自己获得焕然一新的“蝉蜕”，而没有“蝉蜕”，自己永远不能摆脱经验型工匠的窠臼，无法用系统、理性、缜密的思维来审

视职业生涯中所遭遇的技术难题。

这样，技术创新无从谈起，即使技术攻关亦未必称心如意。

事实上，苏志遇到了这个理论瓶颈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吃经验吃到一定时候就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的压迫感迫使苏志放缓经验脚步，把经验暂时寄存在人生不多的几个站台，回身去读书，从一个个看似抽象空洞而并诘屈聱牙的概念，逐字逐句去扒梳。

这些扒梳和咀嚼，曾令苏志汗流浹背、艰于呼吸，也令他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快感，这种快感有来自集团层面的竞赛获得好成绩，更有来自在上海培训考卷制设备高级技师成功的那一刻！

在沪考高级技师如何难，尤其是理论考试准备之难，和笔者交流时，苏志轻轻走过，没有详述，但其师傅张昆华比他早10年的类似经历或许也反映苏志的心声以及行迹；

“回忆那场全国烟草技术精英的擂台赛，张昆华至今感喟不已：‘压力大啊，在上海那段时间，我们实际操作不比外省同行差，但文化理论不如人家，只有起早贪黑恶补文化课，早上5点就起床读书，晚上到深夜不敢睡觉，成天把自己关屋里备战考试。居住条件很好，一个人住一个标间，空着一张床，压力最大的时候，没法释放，就把那张床的床垫子竖起来靠着墙，拳打脚踢，用这种方式发泄情绪。’”

四

苏志所负责的只是卷烟机维修，业内人士都知道，卷制只是卷烟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但绝不是全部过程，紧随卷制之后，是包装。包装的过程就机械设备而言，是以包装机的形式展现的。

对包装机，苏志坦诚地告诉笔者，“包装机我没修过，只会修理一些小故障。”

在苏志所干活的车间，卷烟机和包装机通过一条输送带，以上下游产品的形式紧密相连，地理距离真是咫尺之隔，但对负责维护这两种机器的工人来说，却是两座相距辽远、互不相见的巅峰。

两种机器，涉及两个不同的维修保养专业，由于专业分工的需要，虽不能说两种机器绝对格格不入，但一般互相隔膜——也就是，会修理卷烟机的工人，一般不会修理包装机。

反之亦然。

“卷烟机是圆周运动，包装机的运作比较复杂。”苏志琢磨过这“两位”机器的各自个性，“卷烟机找故障难找，但好修；包装机找故障好找，但难修。”

在正式变身修理工之前，苏志操作了卷烟机长达5年，“开了5年的卷烟机，对我后来的维修很重要，所有卷烟机修理工，都出身于操作工，都会开机。”

按烟草业职工的行话，文绉绉的书面语“操作”被口语化，生动形象地称为“开”，在卷包车间，笔者读懂这个“开”字，花费了一些时间，如果用“to operate”来表述，可能读懂的速度比“开”快一些。

但一个“开”字，干净利落，汉语单音节的瞬间“凸”出，竟让人品咂到一种技术工人的豪迈。

苏志对自己的岗位的认知，远不仅是对“开”过卷烟机影响后来做修理工的感悟，“作为卷烟机修理工，还要懂得烟叶的水分、温度、卷烟纸、水松纸、乳胶、滤嘴等会影响卷制质量的多种要素。”

“比如烟丝的水分，超过或者达不到技术指标，都会对卷制品质产生影响。”不难看出，在此，他已经关注自己专业以外的生产要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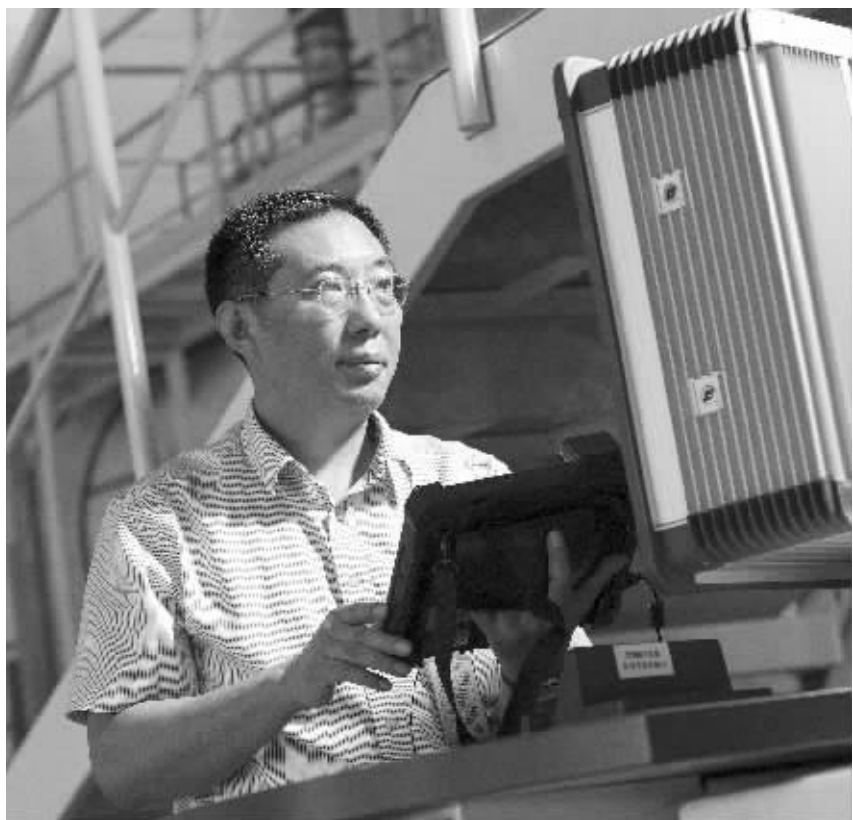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笔者岔开苏志的话题，戏谑道，“我看车间里男女职工比例差不多，是不是和水分有关？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女职工多了，车间空气湿度会增加，少了会过度干燥，进而影响产品质量？”

苏志咧嘴乐了，晴朗的面容铺满喜悦的暖色。



王奇云：一不留神变成了巴甫洛夫的“小白鼠”

文/图 陈昌云 杨斌



的现场电气安装、调试组长，担负了制丝生产线电气方面的安装调试。

很大程度上——王奇云自己也承认——是技改的沉重压力和高精尖技术要求把“王奇云”3个字变成了一种代表高技术高技能的“符号”，换句话说，王奇云作为一颗星的亮度，很大程度上是昆明易地技改这幅厚重天幕所衬托出来的。

当然，这其实也是“时代”与“英雄”的辩证关系。

二

在烟草企业，技改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局外人所能轻易了解的。

烟草企业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激烈的竞争态势，稍有迟疑，就可能是“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惊人变迁，技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高度推崇的，如果不是很严谨地表述，可以这么说，对烟草企业而言，适时技改者生，忽略技改者死。

改革开放36年以来，不少烟草企业已经灰飞烟灭，而存活下来并且继续发展的企业，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生命不息，技改不止。

揆诸实情而论，每一次技改对于企业来说，是从“蛇”到“龙”的一次蝉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成蛇蜕草”的悲剧命运，而实现“成龙上天”的王者风范。

从1990年到2010年前后，昆烟进行了3次技改。

如果技改算是一个烟草企业的盛景，王奇云工作25年躬逢其盛竟有3次之多，人生奇景莫过如此。

王奇云是1990年入职昆明卷烟厂的，刚工作就遇到第一次技改，当时昆明引进德国烟草公司的卷包设备，王奇云非常幸运，以烟草新人身份参与了技改，“但那时基本不懂，只能在一旁看着，对德国专家的装配调试，提不出任何意见，话语权是人家，人家说啥就是啥。”

1997年上第二条生产线，进行第二次技改，王奇云也见证了，但这时，他依旧很“嫩”，也同样只能看着德国专家干，自己无由置喙。

“只有第三次易地技改，我是完整参与了。”

王奇云在此谦虚了不少，他不是简单地完整参与，而是深度完整参与。

昆烟易地技改占地1177亩，投资63亿

元，目标是要建成“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工厂。从2006年5月12日，易地技改工程破土动工，到2011年5月20日落成，用了整整5年又8天，但落成并不意味着立即进入生产，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将是一个并不亚于工厂建设的难题。

由于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的差别，德国机器会有“水土不服”的症状，这时需要“王奇云们”去诊治。

“就烟草生产的工业阶段而言，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复烤、制丝、卷包三部分，我们承担的就是制丝。”王奇云说。

“制丝生产工艺可概括为：‘横向配叶，纵向配丝，全面实现分组加工，模块化加工’。制丝综合能力为21000千克/小时，其中包含3条5000千克/小时的制丝生产线，1条3000千克/小时的梗丝生产线和1条3000千克/小时的高档制丝生产线。”

也就是说，从卷包的生产程序来看，王奇云所要调试的制丝生产线是卷包的上游，其



调试结果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卷包。

更重要的是，昆烟作为云南中烟红河集团最大、最重要的生产点，在全集团的分量举足轻重，若因制丝线的调试影响全厂的生产，意味着什么，不需要任何人提醒。

到了这时，王奇云真正感到“责任”这两个字的重量所释放的压力何其大。

在昆烟易地技改和搬迁过程中，王奇云作为5条生产线的现场电气安装、调试组长，

他的任务是带领小组成员与外方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完成电气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任务，快速掌握设备的操作、设备原理、控制方式、工艺控制和生产组织方式。

设备“水土不服”的问题令老外都头疼。

“在叶线加工生产段，在外方技术人员遇到水分和工艺温度、流量的技术瓶颈一时无法解决，不解决，将造成整体搬迁面临延期。”

最后还是王奇云挺身而出，带领团队，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开展优化参数和控制程序的技术攻关和生产试验，通过反复试验，攻克了技术难关。

三

从2012年耗时7个月调试制丝生产线，后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光里，王奇云落下了一个毛病，夜里不到凌晨3点睡不着觉——他在内心焦虑中等着接电话。

不，与其说他在等待一个个令人苦恼的问题电话，不如说他在等待责任的召唤。

这段时间，他24小时开机。

“每天回到家，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过来，一看是车间来的知道是有问题了，还好，住家距车间比较近。”

通常是在夜里接到电话，然后就往车间疾速归并，然后和队友们“望闻问切”，然后经常就是一个通宵。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原来不能引起某一反应的刺激，通过一个学习过程，就是把把这个刺激与另一个能引起反应的刺激同时给予，使他们彼此建立起联系，从而在条件刺激和条件反应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叫做‘条件反射’。”

长达两年多的等待接听电话的生活，宛如巴甫洛夫理论所说的“学习过程”，将他“训练”得时刻准备“条件反射”，同时也就“条件反射”地不到凌晨3点以后，不能闭眼睡觉。

实在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在历经无数次实验后，被王奇云再次用自己去做了印证性实验，从这个角度看，王奇云一定程度变成了巴甫洛夫的“小白鼠”。

“但是在去年以来，到现在，电话开始少了，我在调整中。”

王奇云这句漫不经心的话，道出了两个“正常”，一个是，他自己的精神、身体在回归

“正常”；另一个是，说明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昆烟的制丝生产线也“正常”了。

而“正常”具有无限丰富的生命活力，既是物质生产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四

王奇云从工作至今，25年没有干过别的，就是干电气。

如果制丝是卷烟生产的一个核心过程，那么，电气就是它的灵魂。

“我的岗位由3大块构成：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基础电气维修。”王奇云说，“这些知识更新很快，我进厂以后学到的东西，到今天最多还有三成可以继续用，其余的七成都已更新了。”

“有时候很苦恼，都40多岁的人了，还要不停地学习，还要学这么多新东西。”王奇云的苦恼在于，“干电气，经验当然重要，但和更新知识，超前学习，预见性地跟踪前沿技术的发展相比，他没有后者重要。”

王奇云团队有他的榜样作用，学习风气蔚然，“电气维修组5人获得工程师资格，12人获得技师资格，2013年，1名电气修理工获得集团西门子PLC技术技能竞赛第二名，2014年，在集团和工厂开展的工程技术技能人员聘用中，1人获聘工程师，8人获聘电气维修技师。”

“我的团队好学，他们基本都是双文凭，专业领域考得差不多了，考无可考，有个同事还考了一个注册会计师，有趣不？”

王奇云团队还老是吃一个亏——

由于工艺流程的客观原因，遇到厂里无论放什么假，王奇云团队总是要少一至三天，“从投料到烟丝送到卷包生产线需要两天时间，所以每次放假复产，我们都要比卷包线的同事提前两天上班，现在复产准备流程提高了，也必须提前一天，换句话说，照以前的流程，放5天长假，卷包线的弟兄们休息5天，我们只能休息3天。”

但令王奇云耿耿于怀的倒不是吃这点亏，而是自己团队年龄的“断线”问题，“我团队的大工人大多是40多岁的人，30岁以下的有6人，30岁~40岁的基本没有。”

“年龄构成出现断层，”他说话时目光灼灼，“我头疼。”